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
第三十一回 老花子進屋救好漢 唐鐵牛探監打總兵

唐鐵牛給抓住了，把他押到了班房。唐鐵牛一想，這小子一會兒非殺了我不可。正在這緊要關頭，要飯的乾巴老頭來了，兩個家將攔住他，不讓他進去。乾巴老頭手裡拿著個打狗的棍子，照著兩個家將就那麼一捅，這兩個家將就給定到那了，像木雕泥塑的一樣一動也不能動。乾巴老頭大搖四擺的走了進來。「唐鐵牛啊，我的恩人，我來救你了。」

「哎喲！乾巴老頭，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！我盼星星，盼月亮，我盼一個人來救我。老人家，你夠意思啊！」

老頭說了：「咱別在這嘮嗑，我把繩子給你解開呀，咱們快跑吧！」

乾巴老頭上前給唐鐵牛把繩子鬆開。

「唐鐵牛，跟我來！」

唐鐵牛跟著乾巴老頭，就出了班房。外頭那倆家將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動不能動，心裡頭明明白白就是動不了。唐鐵牛過去「乒乓」給他們幾個嘴巴子：「兔崽子，要不是今天爺爺有事，非宰了你們不可。行啦，回見吧！」唐鐵牛跟著乾巴老頭沒走府門，由牆裡頭跳出去了。

兩個人跳出了牆，走了一段路，唐鐵牛說：「老爺子，你救了我，我這一輩子也忘不了！」

「恩人，你對我的好處也太多啦！這叫以恩報恩。」

「喂，我說老爺子，你兒子找到沒有啊？」

「還沒找著呢！」

「你兒子長什麼模樣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我兒子長什麼模樣。」

「呃？這可不就麻煩啦嗎？你兒子長什麼模樣，你都不知道，那怎麼能找呢？」

「那也得找哇！」

唐鐵牛說：「老爺子，東京汴梁這麼大，你到哪去找啦？」

「我呀，東京汴梁全找到啦，我看誰也不像我兒子。」

「咳——這不像話。我說老爺子，我還有件事想求你。我兄弟阮英，攤了官司，有一個響馬冒充他，在宮院裡行刺，結果把兄弟給押在天牢裡啦，現在死活還不一定呢。有一個小子，肯定長得像他。這是一個假猴，這個假猴叫什麼名字，我也不知道。老爺子，你不找你兒子嗎？你順便幫幫忙，你看見個子不高的，長得像猴似的，二十來歲，你替我調查調查，瞭解瞭解。只有抓住假猴，才能救真猴，若不然我兄弟的那條命就保不住了。」

「那行啊，那行。我遇見長得像猴一樣的，就順便給你打聽打聽。」

「魚幫水，水幫魚，我幫你找兒子。我就是看見有一個掃街的，我也給你訪問訪問。老爺子，咱話說到這，就這麼辦吧，我還有事，得走啦。」

「那好！我就不跟你去了。」

「老爺子，你要是沒事，到府裡去玩吧，說找我就行。」

「唉，那好啦，回見吧！」

乾巴老頭走了，唐鐵牛心裡就琢磨：這個老頭，肯定有來歷，這叫真佛不露相啊！可是，他找他兒子，他兒子是誰呢？唐鐵牛一邊琢磨著，一邊往西走。正往前邊走，一看：大哥、二哥、老四、老六、金貴領著，正往這邊來。唐鐵牛忙上前說：

「喂，大哥、二哥、老四、老六、老九，你們幹什麼去啦？」

「三哥，你不被人抓住了嗎？我們來救你來了。」

「對，我們來救你來了。」徐文彪說，「怎麼樣啦，三哥？」

「沒事，沒事。就他們這幫小子，能跟我鬥嗎？別看把我抓住了，我到裡頭『啣裡啣啦』，全把他們治服了。你們看嘛，我這好好的，不是回來了嗎？走，咱們回府吧！」

哥五個跟著唐鐵牛一塊就回來了。

周景龍一見唐鐵牛，這個埋怨哪：「三哥，現在都什麼時候了？你怎麼能出去招災惹禍呢？三哥，如今蔡京老賊變著法兒找我們的驚扭，他恨不得把咱們都害死。三哥，你是粗人，各方面可都注意。」

「放心吧！狀元兄弟。我這是為了找假活猴，話趕話擠到那兒了。今後，我注意就是啦！」

周景龍說：「三哥，別說了，咱們探監去吧，看看阮英吧。」

準備兩個提盒。陳清秋、蓋嬌娘帶著家將，給蓋世英送飯，小八義弟兄給阮英送飯。兩個大提盒，家將們提溜著，他們一塊就到天牢。

裡頭有獄官，這可不是一般的監獄。這兒全是朝中官員，一般人不押。獄官出來，一聽說是狀元來了，趕緊出來迎接。聽說是來看南路招討使阮英，獄官說：「好，裡邊請吧！」令獄卒把牢房打開，哥幾個就進去啦。阮英，在裡坐著呢，現在是披枷帶鎖。

「哎喲！哥哥們都來啦！」

周景龍心裡頭翻騰起伏，表面上裝得很平靜。

「兄弟，你受了委屈了！」

「沒什麼，我很好。哥哥們，你們都好？」

「兄弟，你好！給你送吃的來啦。」唐鐵牛「吧嗒吧嗒」掉眼淚，因為他倆關係更近一層，他是師兄啊！「師弟呀，我知道你愛吃什麼東西，各式各樣的菜呀，都是師兄我給你點的，包這桌席，給你送來了，還有酒。兄弟，你多吃多喝點！」唐鐵牛就把食盒打開了，一樣一樣地給阮英擺到那兒了。

「哥哥們，來，咱們一起吃吧！」

周景龍說：「兄弟，我陪你喝幾盅！」

「我心裡頭感覺很亮堂，沒事！心裡沒病，死不了人，雪裡頭埋小孩，終須得露；鳥過有影，大牆透風。沒事，事情一定能弄明白。哥哥們，你們不要想得太多，我沒往心裡頭去。來，喝！」實際阮英此時也是心亂如麻。這個酒飯到嘴裡，根本沒有滋味，勉強吃了一些酒和菜。「我吃飽了。來，弟兄們，你們還吃嗎？」

「你吃飽了，我們也吃飽啦！」

大家伙陪著阮英，也就是在這給阮英解解心寬。

「你們快走吧，這裡時間不能長。在外頭，你們就多辛苦，替我查訪清楚。行刺娘娘這個響馬、冒充我的那個人，長的一定和我差不多，這個人叫什麼名字。然後，你們來告訴我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那行，那行。」

他們弟兄在這嘮著，陳清秋和蓋嬌娘，到旁邊那個牢房，也把門打開了，坐到蓋世英的身旁，給蓋世英把酒滿上。蓋嬌娘把酒

端在爹爹的眼前：「爹，您喝吧！」

蓋世英愣怔地坐在那裡一句話也不說。

「爹爹，您還生我的氣嗎？爹爹，您吃點東西吧！」

陳清秋在旁邊：「叔叔，我們把飯送來啦，不管怎麼樣您得吃幾口哇！」

「陳小姐，清秋，我謝謝，麻煩你們啦！」

「叔叔，您怎麼這麼講話呢？」

「既然你們送來，別虧了你們這一片好心，我吃，我喝。」金翅大鵬蓋世英把這一大杯酒一飲而盡。

蓋嬌娘眼淚直流：「爹爹，您應該事到臨頭，幡然醒悟。爹爹，您要是在金鑾殿上，把蔡京怎麼買通你老人家，他怎麼想謀反，怎麼想做皇上，你把這事說清楚，不但沒有罪，爹，您反而有功。爹爹，孩兒我雖然說嫁給了時長青，我也是為爹爹您好。爹爹，您好好想一想是不是應該這麼做呀？」

蓋世英半天也沒有說話。最後，長歎一聲：

「嬌娘啊，你嫁給時長青，我也高興。我希望你們今後高升高轉，你夫妻白頭偕老。我這個當爹的，就是死了之後，也就瞑目了，我算沒把你拉扯大，你成人啦。」

「爹爹！……」

「別哭哇！對你剛才說的那些話，我心裡有數，我蓋世英決不能做對不起朋友的事。」

「爹爹，您太糊塗啦！」

「算啦！我不吃了，拿回去吧，以後不許再給我送飯啦。」

「爹爹，您的一天三頓飯，我們姊妹倆一定親自來送。爹爹，您就放心吧，我們一天來三趟，來看您。」

「咳！我謝謝，不必如此啦！」

蓋嬌娘一想，我爹爹這個人太講義氣了。得慢慢把我爹爹勸通。

「爹爹，那我們回去了。」

姐兩個把碟子、碗盞收拾收拾，提著食盒出來了。

周景龍和尉遲霄、孔生、徐文彪、時長青、花雲平、金貴連鄭猛雄，一塊也都出來了。他們回到狀元府剛坐下，外頭進來一個家將。

「報告，九龍山鐵化雄派一個嘍兵來，給您送來一封信。」

「好，叫他進來！」

這個嘍兵來到裡頭，把信往上一獻。周景龍打開一看這封信，是這麼個內容：

阮英的未婚妻叫劉翠香，她娘把她送到九龍山上來了。如今聽說阮英到了東京汴梁，是我把劉翠香給你們送去，還是你們來接？望早日來信。

周景龍看完了，把書信就放在桌子上。我怎能告訴我的弟妹劉翠香呢？阮英現在死活都不知道。事情沒有結果，你要告訴她，給她增加煩惱。最後，周景龍編了個瞎話，寫了一封回信，叫嘍兵帶回去。跟鐵良鐵化雄說：我們剛得勝回來，朝裡很多事情需要我們去做，過幾天派阮英去把劉翠香接來，且等幾日。嘍兵把書信拿著，周景龍給他拿了一些盤費銀子，這個嘍兵就回九龍山去了。

嘍兵走了以後，弟兄們又難過了一會兒。阮英要在外頭多好！把弟妹劉翠香接來，與阮英完婚，我們多高興啊！現在花雲平、時長青全沒有成親，如果阮英在外頭，讓他們三對夫妻都拜堂成親，那狀元府該是什麼個景象！咳！不想這些了，過些日子再說吧！

第二天一早晨，周景龍跟弟兄們商量，先上駙馬府，見駙馬呂剛，研究怎麼調查冒充阮英的這個響馬。唐鐵牛、尉遲霄、孔生留在府裡，一會兒還得給阮英送飯。

周景龍帶著弟兄們，先走了。

唐鐵牛跟尉遲霄、孔生，拿大提盒，帶著一些酒飯菜。「走吧，大哥、二哥，咱們仨送飯去。」

「唉，走吧！」

「三個人出了狀元府，他們也沒帶個家將，提著提盒，就來到了監牢門。唐鐵牛老遠就看著了，哼？怎麼今天天牢門外這麼多人呢？起碼說有好幾十名護兵。監牢門口那有一把椅子，椅子上坐著一員戰將。此人也就在二十幾歲。金盔金甲，腰掛著寶劍，二目圓睜，好像是把守監牢門。」

「唐三弟，這群人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不管他。管他是幹什麼的呢！」唐鐵牛連眼皮都沒撩，跟大哥、二哥就往裡走。

「站住！幹什麼的呀？」

「啊？探監的。」

「看誰呀？」

「南路招討使阮英啊，我們都是狀元府的。」

「給阮英送飯，別說你們是狀元府的。什麼地方的也不許進去。阮英他是個要犯，萬歲有旨，怕在天牢裡出事，怕阮英跑了，派我來把守監牢門。不許送飯，裡頭有的是飯，他自己吃唄。」

「請問，您是哪位呀？」

「東京總兵，我姓劉，我叫劉賓。」

「啊，劉總兵，我姓唐，是四品都尉。劉總兵，南路招討使阮英他有冤枉，被屈含冤。刺客冒充他，行刺娘娘，與他毫無相干。現在他坐了牢啦，你是當武將的，你應該同情啊！戰場上剛回來，連氣都沒喘勻，就把他押起來了。拍拍良心想一想，當武將的寒不寒心？劉總兵，他在裡頭坐了牢啦，一肚子委屈，監牢獄裡的飯他能吃得進去嗎？我們給他送飯，也算安慰安慰他。劉總兵，抬抬手得了，開個面。我們大老遠來的，好容易提溜來的，再提溜回去嗎？就這一次怎麼樣？」

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萬歲有聖旨，出了事誰負責任？回去，回去吧！你們請回吧！」

「劉總兵，咱就這一回。」

「你怎麼這麼囉嗦呢？上支下派，我是奉旨而來，要盡職盡責。不是就咱們倆辦私事。聽到沒有？」

唐鐵牛火了：「我說你有點牽著不走，打著倒退。我把嘴皮子都磨破了，說了這麼半天，你怎麼就是不開面。」「什麼，牽著不走，打著倒退？你打一個我看看。」「你尋思我不敢哪……」當！——唐鐵牛這一拳頭，給他來了個通天炮，這一拳頭正給劉賓打在腮幫子上了，把劉賓由打椅子上就給打到地下去了。劉賓摔在地下，可能把牙都打掉了，嘴裡往外流血。「哎喲，小子，你敢打我？來呀，把這個婊子給我綁起來。」劉賓這一吩咐，這一幫兵丁就奔唐鐵牛來啦。唐鐵牛往旁邊一撒身說：「大哥、二哥，今天天大的亂子我承著。他們不講理，咱也別客氣，打兔崽子，出了事我負責。打可是打，別下毒手，打他們個半死不拉活就行，別把人打死。」

「嗯，知道啦！」

「大哥、二哥，動手吧！」這時候官兵就上來了，各拿各種的兵刃奔他們而來……尉遲霄、孔生等人，攔阻官兵，打在一起。劉賓由打旁邊拉過了一匹戰馬，扳鞍認鑿上了坐騎，從馬鞍轡得勝鉤上，摘下一口大刀往懷中一抱。「唐婁子，你往哪裡跑！」一刀奔唐鐵牛劈來，唐鐵牛從身後摘下鐵棒槌：「今天，沒別的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躲不過，你小子今天要遭禍！」他拿著鐵棒槌往上一舉，向劉賓砸來。劉賓使大刀往回招架，唐鐵牛蹦前蹦後，連打帶喊：「打馬腦袋！揍馬腿！馬屁股！」來回直忙活。劉賓一看這個婁小子還真行啊！劉賓跟他打了一會兒的工夫，累得渾身是汗。看來要想戰敗這婁子還真得費點勁兒。劉賓趕快吩咐眾兵：「快給鎮京元帥劉延龍、我叔叔送信兒，一定把這個唐婁子給抓住。」

這工夫，兵丁送信兒去了。劉賓手裡拿大刀跟唐婁子再打，時間長了他根本不是對手。劉賓催馬往下一敗，唐鐵牛心想：我就是不揍死你，我也讓你看看我的厲害。劉賓的馬往下邊跑，唐婁子緊緊追趕「噎——」一伸手就把馬尾巴抓住了。「嘿，回來！」這馬就跑不動了。唐鐵牛使得這功夫有名稱——叫「千斤墜」，這馬一戰住，就跑不起來了。劉賓：「哼？怎麼不走啦？」回頭一看，唐鐵牛在後邊墜著呢！劉賓用大刀剛想刺唐鐵牛，唐鐵牛那棒槌照著馬腿，嗨！「喀吧」把馬腿就打折了，「撲通」馬坐下了。「哐當」把劉賓摔下來了。唐鐵牛舉起鐵棒槌，可沒往下砸，為什麼？唐鐵牛心想，我不能把他砸死，這是總兵。要是砸死他，我這事可就惹大了。行啊，我給你點厲害就得，唐鐵牛把棒槌舉起沒敢砸他，一抬腳，「咻——」把劉賓的大腿給踹折了。「哎喲！來呀，把他給我拿住哇！」他一喊，眾官兵又奔這圍來。唐鐵牛一看，行啦，「走吧！倆哥哥呀，撤！」唐鐵牛雖然囑托他們不要打死人，這倆大個子，一聽打仗開心花，雖然沒亮兵器，拳頭巴掌，都是重的，打傷了有七八個，還有倆是傷後致死。這哥倆在那正乾著呢，聽唐鐵牛一喊，忙撤轉身說：「好！」哥三個往外就跑。

「拿呀，別讓他們跑了，這有人命啊！」

他們順著大街徑直往西跑下去了。正往前邊跑，看對面來了五百官兵，當中一匹白馬，馬上端坐的正是鎮京元帥劉延龍，金盔金甲外罩白袍，手裡端著一口門扇大刀，催馬奔這來了。眾兵士告訴他：「這是狀元府的唐鐵牛，帶兩個大個子，在天牢外跟我們打起來了。」

這劉延龍聽信就往這跑，正好跟他們走了個對面。唐婁子一看，不行：「大哥、二哥呀，你們哥倆也分開跑，分散他們的精力。你往南跑，你往北跑，我往東跑。對不對，咱們三調角，把他兵力給分散開。大哥、二哥，加小心啊！」

「好啦！老三，你可也得小心！」

「沒事兒！我來個引魚上鉤，喂，劉延龍，你們不說理！我告訴你說，你人多，欺負我們人少，老子告你去，回見。」

劉延龍說：「唐鐵牛，你仗著你是四品都尉，你傷了人命也得抵償。你往哪裡跑？」劉延龍端著大刀直奔唐鐵牛來了。婁子就往東跑下去了。劉延龍一催馬：「追！一定要把唐鐵牛抓住！」這官兵就追趕唐鐵牛去了。唐鐵牛縱身上房，走了幾座房又跳下去了。官兵在後邊是緊追不放，唐婁子腦袋上直往下流汗。唐鐵牛一邊跑著，一邊想：咳，要不是為給我兄弟周景龍報仇雪恨，給他爹爹吏部天官洗清冤屈，何必受這個窩囊氣呢？大宋皇上沒有好東西，我們哪如回鐵龍山去當我們的綠林英雄啊！現在，說什麼也晚啦。阮英還在天牢裡頭押著，我往哪跑哇？這官兵我甩得掉嗎？